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吏部三

侍郎

陳敬　許斯温

劉辰　王讓

鄭誠　俞山

項文曜　葉盛

楊守陳　何孟春

董玘　余祐

席春　謝丕

王道　歐陽鐸
茅瓚　靳學顏
諸大綬　陶大臨
趙用賢　盛訥
楊起元
郎中
趙欽　王鏊
薛蕙　侯一元
林春　王與齡
卜大順

員外郎

王穀祥　　左思忠

萬士亨

主事

楊卓　　鄧林

李厚　　羅虞臣

金陵黃廷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枟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

吏部三

吏部侍郎陳敬

陳敬字行簡河南人敦實有行義先爲河南儒學訓導洪武十六年刑部尚書開濟薦爲吏部試尚書十七年坐事免歸後又起爲廣東龍川知縣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以詣闕言事稱𠃔擢今職

通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

贈資善大夫行在吏部尚書許公斯溫墓誌

銘　王汝玉

叔雍姓許氏諱斯溫世爲吳人祖考諱群卿考諱義胥潛德弗章而好善樂施生叔雍稍長值　聖朝大興學校遂補吳縣庠弟子員習朱氏詩夏出同舍生右洪武二十六年貢胄監聲譽藉甚二十九年　朝廷選學成行優者於六堂授之以官叔雍在首選署刑部尚書郎尋除監察御史改知廣東揭陽縣未上復故秩三十年以薦陞今北京按察司副使三十二

年擢署大興縣是年奉　敕注永平府所屬灤水六州縣集民丁永樂元年以守城功陞授刑部左侍郎嘉議大夫二年選兼左春坊左贊善三年丁先府君憂承　命强起視事四年轉階通議大夫秩如故六年六月二十三年以疾卒享年四十有三余在鄉里聞叔雍之祖若父能以善自力積至叔雍遂居顯位然叔雍性雅朴直不能與物低昂故名立而毁隨之幸逢　聖明之世克以自全人方期其用之未艾而叔雍遽然焉豈命也夫

將六曹在南中北特置行部六署事其表之

北京行部左侍郎金華劉公辰墓誌銘

胡儼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乃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先沛人後徙鄞遷婺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也三顧仕元爲明台上萬戸府經歴幼鞠于舅氏王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於世初王師親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爲典籤奉命使方谷眞谷眞令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却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

李文忠開省於嚴辟公置幙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俊守廣信當郡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為變文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即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既而授監辦金華茶鹽官秩滿課最以親老歸養教授鄉閭嘗道遇故人李惟中死於逆旅具棺斂瘞之任昊母喪不舉遺金葬之未幾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饘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人懷金入城遇二卒圖其金臾飲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獲免後以懷材抱德起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

知陳斌受賕及銀工盜金皆坐死公爲辯之得減死論居二年以蹇諤聞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於民即加封樹復其田令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丹陽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因日暮行刼行旅患之公嚴爲禁盜遂息郡有瀕江田五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公請于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墻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

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修復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旣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河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爲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修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龍衣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至則以久雨江水汎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澇饑民爲盜富室多罹其害公即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蠲其役以當其息官爲立劵約明年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饑者得食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糧六萬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公以聞悉蠲

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命下復起爲北京刑部左侍郎出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賜勅書文綺鈔錠致仕歸踰年復驛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毘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某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餘孫祚奉柩歸葬文星門下關塘先塋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元中書參政嘉納女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覲覲早世女二人孫三人祚祺禧予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爲人直諒多闕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

巳銘曰不撓不汙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思榮始終而善不虛嗚呼來祀欲知其人視此刻珉

吏部右侍郎王讓傳　太學志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幼勤敏端恪讀書日積寸累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涌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諸生有以擢艱告者讓一聞涕淚飄涔涔下以故多所感化　文皇帝簡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

以順 旨被寵冀綸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惟諂
諫畢自收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及扈從北行常被 召
見厚加賜予陞本監助教洪熙初 皇太孫正位東
宮議進左春坊庶子未幾 東宮郎位是爲 宣宗
章皇帝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爲吏部右侍郎
山玦及綸等皆居其次居部二載卒讓言若不出口
而提身素履人所不及游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爲
上簡注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士林重之

通議大夫資治尹行在吏部右侍郎鄭君誠墓志銘　楊榮

君諱誠字文實世家建昌之南城高祖瀚遠以君貴贈吏部右侍郎父守中累封吏部右侍郎妣王氏累封贈淑人君自少刻志問學選爲邑庠生究春秋之旨同輩自以爲莫及永樂辛卯領鄉薦人爲太學生夙夜淬礪器宇日充歷政冬官以勤愼自劾擢爲吏部司務於職克稱尋以侍郎師逵薦陞考功員外郎君雖年少居要職懋履謙恭事先輩以禮課功責實無所徇人以是多之未幾丁內艱日念母疾弗克躬

侍湯藥哀毀逾禮及葬陰雨不止君號泣籲天天霽鄉人以爲孝感所致制未終特起改文選員外郎尋轉郎中時同官孫英號稱狷介少許可於君獨加敬讓洪熙紀元奉使誥命榮及二親宣德丁未歸省還朝仍故職庚戌以少師蹇公薦爲吏部右侍郎選任精審數奏詳明尤爲衆所推　宣廟時召問庶官品級及居職者賢否君歷對稱旨遂受賓賚帶龍衣之賜今上皇帝嗣位益致公勤雖故舊執贄相見亦却而不納鄉人有爲大學生者於君有宿怨及當受官自謂必見抑君惜其才擢寘五品其所守所行類如此

正統戊午以疾卒于官自卿士以及僕隷莫不嗟悼

翌日　上聞爲之悼惜遣禮部尚書胡公致祭仍命

有司治葬事

明故資善大夫吏部左侍郎俞公山墓志銘

公姓俞氏諱山字積之號棣庄其先汴人南渡家于嶲李故今爲嘉興秀水人祖伯綱樂善好義父仲玉博通古今以公貴皆累贈吏部左侍郎階資善大夫祖母周氏累贈夫人母王氏素閑家訓於公之幼將郎束以禮讓課之經史年十九始遊郡庠從司訓西園李先生孟昭受春秋能悉領其奥義永樂癸卯遂中鄉試前列以祖母年高不忍遠違又三載始會試禮部入南監卒業祭酒四明陳公師道尊嚴於六館生鮮許可而獨以優禮待公宣德庚戌公復會試中

敎官選朋輩多沮公勿就公曰吾親老需祿養秩崇卑非所計也於是拜蘇之崑山訓導諸生樂公善敎率力學自奮無幾公以父喪解任諸生至有相從抵家受業者服除調常之宜興時敎諭楊先生宗道於公爲執友相與協心嚴立規範以故士習丕變科目未嘗乏人居無何又以祖母喪解任正統庚申歲服闋宜興諸生相率請提學彭御史乞奏公復任彭爲奏達且令所司促公上道公甫至吏部簡賢爲親藩輔吏部諗公賢即奏爲伴讀公於經史敷繹精詳誦說明白而尤善於諷諫多所裨益暇則授徒私第從

游者動以百計四方士夫求爲詩文者戶常接踵公
雅好賓客客至恒與飲酒酣乃得去故公處是職雖
家無贏貲而怡然自得焉正統巳巳公以藩邸舊學
擢鴻臚寺丞故興濟伯楊公善時掌寺事雅重公薦
陞少卿尋拜吏部右侍郎兼經筵講官轉左侍郎嘗
欲進某内閣繼欲陞尚書皆固辭乃已凡再頒誥命
階自嘉議大夫至資善大夫秩初公佇請秩將滿俄
右長史員缺衆擬公可任而左長史亦諷公求巳援
引公故不往因竊嘆曰士貴乎審義而安命烏可乞
人於私家而與之同事於公室乎其事遂寢識者以

爲有古君子之操及佐銓衡尤以古道自處凡所薦擢不求人知有請謁者輒正色拒之子弟乘間問其故公曰用賢朝廷事也吾可市私恩耶臺諫有持正者以言事取疾於權倖公爲曲折調護後相繼顯用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同列頗有難者公獨奮曰鑾輿復然後人心悅而天下安況天倫所係之至重耶極力贊之事乃克濟朝廷知公清愼賞賚有加且作歲寒圖併題詩賜之以寓褒美之意公嘗持節冊往封晉藩歸觸暑遘風疾溫詔遣太醫官數輩更視投劑又屢遣中使絡繹勞問而公以疾難痊上疏乞骸骨

詔留京就祿者踰年疾少瘥復連章固申前請始賜
允給官舟以送仍賜湯藥之資先是有以易儲請者
朝廷從之公密諫不見聽退而憂曰禍機自此始矣
於是浩然有去志及以疾歸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
不高公之行焉

項文耀

耀淳安人踰冠舉進士文耀貌美如玉便辟好言笑而才敏陰賊亡不畏之爲兵部郎中于謙時柄任號能公直亡阿徇而亦甚親愛文耀薦爲右侍郎每朝會故當衆嫵媚謙爲可憎狀時人語曰雄其冠雌其節生不知恥于公妾再遷吏部左侍郎尚書王直老矣而賢有聲于謙重之文耀因心利代直搆其隙于謙幾惑亡何英廟復辟殺謙捕文耀下獄杖之百戍邊年僅三十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諡文莊葉公盛神道碑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爲吳郡崑山人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屢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
英皇北狩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
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仁之賊如此則大綱

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須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師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儲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大津以張外援三四日間凡上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歷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

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失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巳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卽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咸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爲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寛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匿名具帖

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輿
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不顧具疏
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
泯焉是冬公以北虜南蠻爲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
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
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闈禁中頗事遊
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
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
佞恤生民禦外患爲主其有裨於時政爲多三年遷
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

尋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撥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職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

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
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
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
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
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
白且請行養老令于邊褒恤巳往賢臣爲方來勸上
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
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内大饑命公巡視真
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人
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
墩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
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
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劃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
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
為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
每議體用人從容贊決其間條長敬信司屬悅服至
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
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
作不能言輿歸私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

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十緡謚爲文莊
遣官諭祭營葬公爲人温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
動思跂古人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
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
而後才藝無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
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
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
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
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

公守陳墓志銘　何喬新

弘治二年冬十月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四明楊公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天子嗟悼賜謚文懿命禮部致祭工部遣官治葬事公諱守陳字維新世家鄞之鏡川曾祖諱浩鄉富而勇於義祖諱範學行卓然爲時名儒學者宗之稱栖芸先生考諱自懲克傳家學官止泉州司倉累贈翰林侍講學士母張氏封太孺人追贈宜人初孺人方娠夢大星爍然入懷及生公天庭有黒子七宛類北斗狀見者異

之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
長習舉子業所作詞理兼優負出倫輩四方學者往
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爲式景泰庚午試浙
省爲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得盡
讀中秘書繇是學益博文益有名未幾學士府君卒
于泉解官歸持服繼丁栖芸先生憂又丁祖母朱夫
人憂在喪七年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
私抄繼而旁讀羣經悟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者又作
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易春秋等諸私抄皆正
其錯簡更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

已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閩大儒之說不苟狥也天順二年服闋至京授翰林編修預修　大明一統志尋被　命授徒內侍省公辭不許則嚴教規正師道雖柔貴幸者皆肅然承教罔敢肆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以選爲講官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成化二年陞侍講　英宗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十兩文綺六公在講筵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爲

肆情娛樂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葢舜之所以無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云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侍左右聽者悚然公卿侍講筵者退相語曰眞講官也其它日進講因事開陳多此類八年遷侍講學士校正通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預脩宋元通鑑綱目書未成以太孺人喪去 上念公勸講歲久命禮部遣官諭

祭太孺人七品命婦例無賜祭者公所被蓋　特恩
也服除還任公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退處未嘗求
進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
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士大夫至今傳誦其言　今天子在春宮
公日侍講讀以　文華大訓成賜楮幣千貫陞詹事
府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　上既嗣位例遷宮寮執
政擬公南京吏部右侍郎　上覽之取御筆塗南京
二字而下之特起三原王公宗貫為吏部尚書而劉
公詔和與公為左右侍郎三公協心為政相得甚懽

說國家人才公於其人忠邪易險愿姦侃侃言之不以為嫌三公卿公好惡無私率皆聽用故當時所服會天下以為當　憲宗升祔禮官議尊　德祖為始祖而不遷公言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肇造區夏功莫大焉今宜別立廟以祀德懿熙三祖而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正　太祖南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時議雖不從然知禮者是之弘治元年春二月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復詔纂修憲宗實録以公爲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嗜進者以訐爲直誣詆大臣君子不自安公嘆曰吾可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痾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内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

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
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
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
上以病不果有識深以爲恨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爲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
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
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
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

乃睨御史不見蕭伏堦下百拜乞憐公卒亦不敢直
風紀

前吏部侍郎燕泉先生何公孟春墓碑

顧　璘

嘉靖甲申國家用今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將二家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懷覬望圖以國爲玩唯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懇實由其衷間得張或問十三條即夕具疏辯析尤盡復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豈蹇蹇匪躬勿欺而犯者邪　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所

所求仁得仁又何怨也天下愈重其學夫君子之動
是有所見於道則言之不隱有所得於道則行之不
惑曰吾求忠圖家利生民以無負所學而已窮達得
喪有天命存吾何慮乎哉斯道也聖賢之所共由而
富貴之所不及知也嗚呼何公眞君子哉既沒之三
年子孫以職事觀風于郴拜其墓未有碑盡然傷之曰
昔者高行士皆有碑況公大節邪屬其子仲方爲書
銘乃叙曰公字子元先世廬陵人遷于廣元有爲[illegible]
[illegible]錄郴桂者因家郴至公曾祖義堅爲合州同知祖
俊雲丙按察僉事父說刑部郎中以公貴俱贈通議

大夫吏部右侍郎祖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少
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嘗
表吾楚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
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簡公大見器重嘗無滯政
嘗使山陝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
職朝論韙之爲河南參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
馬政利害兵部著爲例　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
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多所興革詳見撫滇條約討十八寨叛夷立
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吏

姦子皆辭不受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引拔人才爲已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天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颶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寇歸急棄櫬以脫母比還則櫬猶存人以爲神庇公辭充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檢約著長者風博究經史雖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學莊騷後一歸於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間日分載百家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爲學士矜式政事

所紀則又有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愼
刑書奏議纂通數十卷註孔子家語陶靖節集易疑
析蕤西涯擬古樂府行于世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
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子二長仲方已舉于鄉有
節操次仲平方力學向上公以丙申年五月一日卒
春秋六十有三葬永寧鄉祖墓兆內嘗語方曰吾於
忠孝大節幸無失雖以士禮葬窆邇先墓奚憾哉璘
爲贊曰烈烈何公氣貫日星靡言不直剴切國經白
刃可蹈朱紱何榮於道無枉生順沒寧孝德唯風學
澤唯海鼓之潤之百世攸在前作有基後述無斁乃

覆刀冒苛焉斯待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中峰先
生董公玘墓誌銘　　徐　階
公諱玘字文玉其先汴人宋之南有諱康者來家會
稽之東小江遂爲會稽人入　國朝彥昇以薦被徵
而昇子諫諫子敬相繼以文行聞浙之東西敬二子
長某仕至某處按察僉事次某舉進士歷縣縣知縣
雲南知府有祠於其民娶章氏繼娶氏實生公公少
以神童稱然凝重靜默至終日不出一言年十九領
浙江鄉薦第二遊於太學祭酒楓山章公奇之指示
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治乙丑舉會試第一廷試第

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予假歸娶召修　孝宗實
錄及成陞俸一級當是時逆瑾欲摧抑天下士使必
已屈出公知成安稍遷刑部主事人意公於法律非
所習且有所不屑爲乃公治獄獨不少厭倦其所爲
獄詞卽老吏自謂不能及又時用事者諸所按劾務
爲刻深公數抱律以爭曰法固止是用事者往往屈
而從焉改吏部考功主事張綵附瑾欲盡更故事命
取諸司故牘焚之公持不可乃止瑾兄死朝貴咸走
弔公作東遊紀異以刺人咸爲公危會瑾誅還公翰
林同考辛未會試甲戌滿九載遷侍讀乙亥充經筵

講官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丁丑乞歸省色養者五年　今皇帝登極雲南公以大義促公行至則與修　武宗實錄充日講官賜衣帶嘉靖壬午主考南畿甲寅陞侍講學士尋充副總裁官先是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毁譽其間而　武宗朝大奸相繼亂政其事龎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公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師費公每舉以語人遷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忌者謂故事書成遷轉不越二級公獨得五級於是謗始作矣其冬以日講勞賜

誥命贈祖及封雲南公皆詹事贈祖妣及前母封母
皆淑人會修　睿宗實錄仍充副總裁丙戌主考會
試尋奉　命教庶吉士秋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亥陞
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轉左侍郎戊子滿三載　詔
蔭子入監讀書冬十一月聞雲南公喪詔賜祭葬給
葬以歸初公在吏部拒絶請託尤嚴於君子小人之
辨御史胡明善所爲多不法公疏出之草已具而訃
至不果上公又薄都御史汪鋐鋐明善胥怨公公之
請䘏典也値方郊有司不敢覆請及命下則去聞喪
已踰月鋐明善因誣公謂有他覬不肯行而昔之以

請託見拒者咸相與構之詔落公職公方在疚不敢自明其後三年誣始白奉詔與致仕南北臺諫及御史之按浙者交章薦公而公猶以前持法爲羣小所不悅不果用最後有知公者則公以遭褒淑人喪積毀成疾繼以卒聞矣嗚呼惜哉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吏部右侍郎訒齋余公祐神道碑

張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訒齋其先自歙之篁墩遷鄱陽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為方山余氏而二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淵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絡逕啓發於敬齋者最蚤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

轉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奄臣有守冢者
公實著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
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
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内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
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
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
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
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
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愈娟伏思以傾公陰
遣人構于騣衛月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

行素高媒孳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
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
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
備南京進貢内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
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
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　上登極詔
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
寃獄按黜巨賍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雖
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欑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
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

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

子晚年定論者公摭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爲至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魏公子才尤尊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虛山席公春墓誌

銘　孫承恩

少宰學士虛山席公以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卒昔公伯兄文襄公爲世名臣公諱春字同仁別號虛山世爲四川遂寧人汝霖生曾祖思恭祖暄而祖憲則公考也配吳氏後以文襄公貴增三世皆如其官吳封一品夫人公自童稚卽儼然如老成人強毅有操執祖每異之曰他日必能負荷大事及長與弟給事君彖從文襄公學丁丑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武宗潛幸居庸關廷臣屢疏莫回中外人心惴惴

公上書內閣欲乞兩宮懿旨遣中使迎　鑾還宮而
儲闈府寺百司各以一二居守餘俱趨行在所請務
必得從後返否則從此巡遊南北國事滋多憂其始
矣識者是其言尋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雲貴贊
畫軍政凡錢穀刑獄欺蔽被罪者無怨吏役假冒至
七百餘名皆罷斥莫能逃者時黔國總兵交結近倖威
權日甚蓄梟每被訐論臺中有發其假公言以結民
心恐爲將來專王之漸得罪下獄外謫黔乃益驕橫
公至痛爲裁抑家人于紀殃民者悉縛致論罪馬進
士某以罪謫戍金齒潛入總府充記室凡章奏公移

多出其手憑籍冒例爲都指揮公廉得之至是偕衆
綵詢與見任無異公執之褫其服仍發隸原伍指揮
王喬稔惡爲衆所嫉當道者莫能治至是亦論以法
滇南爲之肅清今 天子登極疏上時政興革利弊
多得詔款人稱其有經濟之具尋以文襄公職中丞
改翰林院編修癸未殿試充彌封官僚 武宗實錄
充纂修官書成陞修撰丙戌會試爲同考試官尋充
經筵展書修明倫大典仍與纂修書成陞侍講學士
賜金帛文綺充經筵講官 聖天子勵精治理考古
帝王所圖治 簡命公與二三詞臣經筵外復進講

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每寵錫大僚公必預辛卯主南京考試多得名士己丑壬辰殿試充讀卷官隨擢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充經筵日講官未幾擢禮部右侍郎癸巳秋轉吏部右侍郎文襄既受宸眷 上後知公爲文襄弟乃於諸侍從中顧公獨厚擢翰學擢吏尚二侍皆簡自 聖衷於是頗爲時所忌公既感上知遇益思報稱在吏部數與冢宰誠齊汪公議不合司屬復有肆間者二公乃遂失歡寖成隙汪疏公起用大禮遷謫諸臣又誣公不賀 皇太子誕生等事疏入 命下公冠帶閒住即日陛辭怡然就道人

勸公論辨公曰吾惟無媿於心耳又何辨且吾老無
子得歸素志也渭厓霍公繼爲少宰汪鋐去位凡公
所欲更置者悉見施行後臺諫論汪陷害僚屬蓋指
此云公家居杜門謝客絕口不及朝政時與二三故
舊登涉玉山浯水之間嘯咏竟日邑故稱淳朴後漸
事侈靡公歸敦儉素表率鄉閭俗因以變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謝公

丕行狀　　徐九皐

汝湖先生諱丕字以中姓謝氏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文正公仲子也母夫人徐氏成化壬寅四月十八日生先生于京邸先生穎異不凡甫七歲塾師授以句讀過目輒成誦應對敏給動止若成人文正公與西涯李公同入政府李公文名振海內文正公遺先生從之遊大器之辛酉先生年十九以文正公三品考績恩入國學讀書秋舉順天鄉試第一人乙丑舉會試第四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

翰林院編修正德初先生請告歸省頃之逆瑾搆禍
文正公見幾勇退既而落職瑾移怒先生亦爲民後
瑾誅文正公與先生皆復官先生搆肥遯嘉遯二堂
日與高人燕賞爲樂文正公家居喜接後進先生尤
加意獎掖凡儁異之材必欲成就之以濟世用先生
立教重經義治事有宋湖學風士爭興起遠方來學
者踵至　今上登極先生奉詔徵用甲申復翰林編
修陞俸一級乙酉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賜
白金文綺秋八月同石門翟公主考順天鄉試時稱
得人丁亥陞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

年文正公被召再入相戊子先生充經筵日講官士
林榮之無何文正公乞休先生欲請告扶侍南歸文
正公止之曰日講臣子効忠啓沃時也毋苟曠弗果
甲午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賜雲鴈
襲衣四書大全書傳乙未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特
命捧主上臨軒策士特命讀卷孟冬時享太廟等廟
特遣行禮屢拜銀幣書籍之賜先生以禮侍日講未
有翰林帶銜會推兵部侍郎李公廷相充講職兼翰
林院官先生奉內批兼翰林院學士每進講敷陳剴
切而儀觀詳雅上爲之傾注自是寵渥日深遣祭先

飾廟從幸山陵賜孔雀襲衣金帶銀瓢諸物修飾七陵泊預建壽宮命先生同大學士未齋顧公輩往祭天壽山之神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掌院事東宮誕生遣祭内殿恩賚有加廕子入監讀書臨命充管錄累朝寳訓實錄官同修大明會典捧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駸駸大用矣歲丁酉丁陸太淑人憂遣官諭祭賜寳鏹給驛歸其喪仍遣官祭葬服闋巡按傅公具疏薦起而先生卧弗應因修譜牒創宗祠置義倉義學施藥餌以拯貧病造橋梁以濟往來鄉人多德之後有被召當國者與先

生為察舊道武林先生避不一見京華權近亦不一通問遺暇即汝湖勝處葺東巖闢留園為逸老所盤桓其間因自號留園野老蓋先生至是絕意於世用矣病時命諸子曰吾生荷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為報身後愼勿乞䘏典卒年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悼勅吏禮二部舉䘏典贈禮部尚書賜祭二壇

吏部右侍郎王公道　道碑　嚴嵩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矣昔在正德辛未之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學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樵方公上言王某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宮僚勸講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

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於是得旨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跂其復用居一載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日至嘉靖丙午起爲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京戶部侍郎尋改禮侍召掌北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侍郎然僅閱月公以屬疾遂不起矣公貌學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既而嘆曰此無益也乃遂研

精於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既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恥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眞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故能表見輩流大自樹立不爲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銓曹兩任國子執法端敎表率人才期於俗變風美入官雖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推其用心而需其柄用以稱生民利國家而天不憖

請進云以叙嗚呼夫豈斯人之不幸哉公所著書大
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
論斷批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於書無
所不讀精擇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著義理深到剖
決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類靡不
通貫曉悉焉曾祖諱復禮祖諱綸考諱琮贈吏部郎
中配李氏生公公生成化丁未享年六十有一訃聞
詔賜祭葬如例隆慶初照禮部尚書謚文定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謚恭簡歐陽公鐸神道碑

王世貞

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右侍郎泰和歐陽公卒於家其明年大宗伯宋言故侍郎鐸精白博茂砥節秉公以保乂我王家宜祭葬宜謚　詔曰可予祭葬及謚其吏下太宰太宰浹言具如大宗伯宜贈　詔曰可贈工部尚書其吏下翰林翰林臣言具如太宰於法敬慎事上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宜賜恭簡　詔曰可予謚恭簡於是翰林臣致謚大宗伯致祭太宰致贈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始有歸曰工部尚書歐

陽恭簡公之墓故事三品得樹石神道蓋三十年而未有舉也子獻以督府都事左倅吾州而來謁拜曰唯邑　遺憾於大邦也則不敢請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也則不敢請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有憾也則不敢請乃大邦之吏民以先公故而及不穀曰公庶幾有後哉敢假先君之靈微惠於吾子以不朽請世貞乃拜手曰此不佞之所與聞於父兄者也按狀公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爲潭人其先大司徒歙以經術鼎承率更詢蘭臺通以學行繼武至刺史琮治吉留爲吉人數傳而徙泰和遂又爲吉之泰和人

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
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
後先試而邵公寶蔡公清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歎
曰是豈經生儔耶而家文忠公與蘇黃復出矣即首
之遂以其歲登鄉薦蓋甫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
士公自是力爲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
身而進則竿天下者久之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
切報聞尋使蜀　蜀王奇公貌欲自結厚遺金帛扇
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
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衆呌號不已公色自若徐

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勢而會風怒薄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俄遷行人司副爲工部虞衡員外郎進郎中時有璫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郎署乃獨持衡大臣間曰柰何無事而弄兵以逞鄙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賴以強乃得罷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毋得先題者其題者亦毋予羨諸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公爲尚書賢公至引以自副每諮輒達丙夜曰吾老

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福建延平知府公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禁黷祀淫祠故數十百所悉徹以其材葺學宮里社建李先生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諸死者毋久厝弗葬葬毋張宴毋得爲佛會蓋未幾而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首司禮者曰蕭敬外諺爲共譴而羣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人子里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徙冢公歸賦於蕭氏曰柰何重困我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椽曰復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舍人子

債跳之司禮所讓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傳也而魚肉我一旦失　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爲樊騎建太守完微聞而來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歎曰彼固有大璫在將寘我穽也竟投劾歸部因檄公上公上而塡補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柰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爲市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吾謂諸生尚公母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尚益不自得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恚因謂次

庭詰公公不爲動尚同至出偕詩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爲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爲公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爲府君持若錄而橐矣客大懼交關尚以解而公益自勵爲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爲縣官牧養小民肺石之鍰即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庚賑至絕一切會貲曰吾不欲涸吾民也尚乘得公狀自悔因落臬諸公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有加禮諸公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幾矣請得稍

減分民牛役則上下交譁公將進按涖御史瑚獨心
是公而爲持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
癸未應朝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
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公至則惇禮崇讓以行檢先
諸生即試而疎繆者所察跌宕少檢者聊示懲而已
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乙酉當鄉舉五人魁其經而
公屈指曰吾得其四矣謂唐穆陳思謹鄭弘犇李日
森瓊潮士也詩魁得無廣庠乎非岑萬則曾貫試連
士謂張叔庠康士王養民遲之俟後舉張稍俊可名
在二十王不能七十前也後皆如其言廣人人能言

之以爲神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上召爲太常少卿是時　天子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　高皇帝舊下羣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詘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爲官節省授乾沒稍出入　天子嘉之著爲絜令尋以後母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後以父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旦夕顓蒞江防事而改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與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

栗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驅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繇錢顧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

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爲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爲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道經公所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儲糇糒除戎器廣游徼毋令梓宮有它而已問所以待山陵使者公曰使非徼倖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既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公不飭下公既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奉

上雖以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詗公者交得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掄

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
上公輒報可公之佐吏部也不攜家曰吾乃安敢家
此官乎哉時當考察法司屬公佐其長務以情覈行
之不阻勢不修忮其所論以否不以毀公之鄉人有
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 上知弗
謝也 九廟災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
歸 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束裝
辭就道人謂公緩之 上姑怒公以示衆行且召矣
大相君者公嚮弗謝也而又弗辭且以公為懟公謝
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

爲恭不知我者以我爲憨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搆盱武草堂與伯兄樊讀書杯詠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史合二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劇公猶起坐曰若家人謀餉飲器爲醫藥費者公不可手書從伯兄所貰餘餓瞑目不語至明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盱武若落星越禾蜀江而墜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爲祥云

吏部左侍郎茅公瓚墓誌銘　　諸大綬

公諱瓚字邦獻號見滄其先汴人宋靖康末從居錢塘數傳而爲公高祖以寶生仕安鄉中仕安生茂茂生麟茂公大父麟公考也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初公考侍郎公爲人倜儻任俠能亢其宗娶張淑人而生公公生有異兆數歲卽嶷嶷姝凡兒日誦數千百言稍長益穎敏絕人從侍郎公入京識時有豫章人鄭先生者挺朱氏易所居從徒常百人公往遊其門百人者皆厭以爲出公下卽公亦自以爲百人者莫予若也會有

司試士侍郎公欲公占晉省籍就試公長跽辭曰士
致身重先擇塗大人柰何令兒從他塗進耶侍郎公
避其言覓資遣佐之歸時御史中丞海虞陳公察方
署學政一試卽首錄公令少師存齋徐公繼督學來
兩浙亦置公高等公名益大起士挾策從公遊者日
益衆丁酉舉于鄉明年試于南宮學士無錫華公察
首得公卷大奇之欲以冠魁列傍有相沮扞者華公
不懌曰楚玉在璞何患無知者是子卽試大庭衆迄
能嫉抑之耶人奉殿對　上果親擢公第一甲第一
人授翰林院修撰公在館職刻意學問六經諸史旁

及百家稗雜之說靡不深究蓋能擷其菁華以求自得於心不徒强記資辨説已也乃其與人處則又簡默不自炫悃愊若無所知能人故滋以公輔期之庚戌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壬子陞南京國子祭酒扁所寓之堂曰身教律已嚴恪動應矩度其餘規條格令炭炭不少假六館士承教指惟謹無或私謁於門者踰年改國子祭酒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部右侍郎居無何上諭輔臣簡忠謹文臣二人供內撰輔臣以公暨洞山先生應詔可兼公翰林侍講學士踐其任公長身玉立儀觀岸偉上每屬意焉乃公

益蚤夜儆儆畏愼無敢忽游受　上眷寵數出廷臣
右丙辰轉左侍郎丁巳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
服三年考績誥贈祖及考如其官祖妣及妣並淑人
尋加公二品俸賜飛魚服改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
時持銓衡者爲權貴所掣繫進退人材多於羣情未
厭公不當事權蔑以救正而往往有槩於中不安其
位會得足疾不能起視事遂上疏乞歸　上屢賜詔
疏再上乃允諭有司愈日以聞尋愈有司上狀竟弗
召問出賜金構堂數楹題曰樂賜曰此金者聖主所
以寵勞從臣也吾不敢隱君之賜於使後世子孫或

覯此金思厲術業以効報乎公爲人夷爽洞達不事機巧自爲諸生即負意氣自高不能曲徇人旣官翰林益嶽嶽養重於人卒難合遇勢權隆灼者亦未嘗媕婀求媚附焉公之性然也人以是重公而亦或以是忌之云余嘗觀古所謂大臣其行已立朝道德功業雖不盡同然大要多慷慨高明闊略於小節而務其大體若公者庶幾古大臣之風焉公之始生侍郎公夢故少宗伯王公瓚謁其門語曰是兒後當貴名第大出我上乃今科名位望二公大略竟相埒則神固已示之分矣又公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寐夢神

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窟未解所謂嚴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鑱宋理宗御書公令引視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爲號夫鬼神之事亦怪矣哉然則公之生固不偶然也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隆慶五年六月卒以三年未滿賜祭一壇給半葬學顏山東濟寧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南陽府推官累官至左布政使入爲太僕光祿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晉工部侍郎改吏部以病乞歸至是卒學顏爲人淳謹𥚃行修潔文學氣節俱爲士論所重云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

山陰諸公大綬行狀　張元忭

今上改元萬曆癸酉之春正月十有三日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諸公卒於京邸訃聞　上念公講讀勞贈禮部尚書賜祭葬有加按諸氏實越大夫諸稽郢後世家山陰當宋時有所避改姓諸葛其後有某某者累世以儒顯復姓諸氏又數傳爲明庵公公大父也明庵公三子長雙潭公宗輔配陳氏次宗豸又次國太公宗教配金氏公蓋雙潭公仲子爲國太公後兩公及明菴公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

侍郎兼侍讀學士配並封且贈淑人公之始誕也虞
淑人夢有鳳自天投于懷已而岐嶷絕群甫髫日誦
千餘言目不再過十歲善屬文比部郎八山錢公越
鉅儒也見而奇之乃言於兄以女女公是爲錢安人
閱四歲隨雙渾公宦祁門祁門令又見而奇之語人
曰此非東南竹箭邪居三歲返越補郡諸生文學且
益邃時輩畏之又明年癸卯領鄉荐及　御史舒公
數睨之問年幾何曰二十有一舒顧諸寮曰是子凝
采不凡異時有聞館閣光茲榜者必其人也人至今
服其雅鑒然自甲辰歷癸丑凡四上春官輒不第歸

歸則杜門茹涵令古益以淹貫其自律若處子未嘗
逐隊登公庭有所託雙源以丁未遣養公歸自北號
躡幾絕執喪踰制乙卯又北上宿清源逆旅夢天
帝逆　肅皇帝坐而語指公為才賢畀以印劍明年
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傳臚日越臥龍山鳴
聲聞數里人謂地靈響應覩豎將名至興雲見蓋同
將云時家人以公既貴擬置婪欲以執公遂斥曰婪
宜以執耶吾行將菲櫪以終身安用此奢慕于文正
不在溫飽句因鐫之石竟隨授翰林院修撰丞迎二
叔人於邸日奉行廿侍膳寢己未春充會試同考試

曾既　陛辭則歸拜二淑人而後入且曰兒所稽
以報　國恩萬一在茲役也敢不努力已入院則又
焚香籲天曰夫錄士以文耳文豈能盡得士哉唯神
明默相予令一二眞才入彀中用充　國家任使則
神之貺也後凡公所錄士率多表見者舊制凡爲人
後者封不及本生公痛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祈
貤封詞甚懇惻　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於是在廷
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嗣
後公爲學士爲侍郎兩值　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
公官庚申春乞假歸陝淑人倉卒卒于途哀毀扶喪

爲人後者得服本生始此

一如喪雙津公時居家益事新斂謝請託至關一郡利弊則毅然任之不惜齒頰如辛酉夏台卒乏餉以萬計督府檄吾郡假輸甚急公爲言于當路往復者再三事竟寢它率類此壬戌服除赴　闕補原官前所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公顧服陳淑人喪衰絰疏水者三年踰假期且兩閱歲而後出當事者哀公情爲疏于　朝凡後於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癸亥夏有　詔偕閣臣纂修承天大誌甲子春校錄　永樂大典乙丑

會試再充同考試官其所天一如己未夏公所居鳳
第災報至無所問第曰是祝融之儆予也夫丙寅春
承天大誌成賜銀幣寶鈔丁卯春　肅皇帝崩　莊
皇帝嗣位給以恩得封本階及錢安人無何借史臣
纂修　肅皇帝實錄兼管理文階誥勅夏　永樂大
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仍陞俸一級　莊皇
帝御講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迨講加賜金緋紵羅
紗各一及寶鈔公在講筵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
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　主上而丰姿修
偉步止雍肅吐音朗朗　帝每竦意聽之所著

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反覆開諭諄諄以納忠悟所諫侯爲言　帝爲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聞道章同列難之公獨從容啓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幃者某忽涕發哮欷不視滿廷盡愕公講迴如故若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真講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冬陞侍讀學士掌院事充纂修玉牒總裁官戊辰春從　莊皇帝謁長陵賜金綺羅服仍充會試武舉考試官冬從　莊皇帝郊賜金

緋紵表裏一巳巳秋大閱隨駕賜緋羅服庚午夏陞禮部右侍郎兼管日講如故仍充肅皇帝實錄副總裁辛未春莊皇帝親策禮部所舉士於廷充提調官賜鈔將兩冊宮妃咸預典禮賜銀幣者再會今上方冠廷議冠禮中貴多樂簡便公正色諍之多所條改長陵竣工賜銀綵莊皇帝崩公自以始終莊皇帝世無一日不在侍從沐寵遇殊它班每一哭臨至失聲而大喪禮儀又當其劇以是形神交憊病遂作矣六月有詔馳天壽山視大峪陵賜銀幣時暑甚人馬有喘而斃者公獨上下

畢峻不少避竟觸熱敗脾及歸命卽臥榻艱起七月
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旣越月病小瘉始一赴公
座而　莊皇帝尋卽幽宮又扶疾徒跣行二十餘里
哭送于郊自是病益甚涉秋迫季冬始得請歸田乃
竟不起嗚呼悲哉

吏部侍郎陶文僖公大臨傳　王世貞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綬同里閈相善而其射策時　上以文僖公爲第一人諸公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二人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闈與參彼鶴禁之長佐對秉更蒞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子允宜而最後諸公繇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捐館文僖公郎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闈也　天子雅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爲且大拜而及其病遣中貴人問疾否賜羊豕酒粲瓜蔬等

物及而復遣中貴人臨護喪賻白金米布寳鈔香幣
俱視執政恩數其諭祭至葬贈大宗伯大略同諸公
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天下之惜二公以
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曆之治俄及而失之以爲恨
而於文僖公尤切公字庚臣其先世爲彭澤人徙於
台已復徙會稽遂爲會稽甲族曾祖曰慥累四丈夫
子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諱選人翰林遷給
事中以直諫謫徙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爲
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師賢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累丈夫

子三長湖廣叅政大順次爲公又次大恒公少而皆穎不妄笑言三四歲時母淑人授之書卽成誦已就外傳而有朱先生者好爲嚴使童子習灑掃排几展席夷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固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欲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之公嘗謁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諷手爲東錄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具中人也十二工爲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廩學官又明年應省試夜有鄰女奔公者却之三巳遂徙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爲學每謂聖狂自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

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
第蓋年三十矣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耳公名欲致
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
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嫌
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扢世務吳君謂世務莫
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
計耶爲勝之則毋爾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
論上不勝下　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傅且
誣伏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飼藥物嵺糇爲偵伺耗息
吳君謝毋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柰何使君獨爲善

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
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服除
念通議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強之
乃　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瑞書公爲
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共貪暴負罔豺虎五
宗者委曲辨析不已諸孺瑞咸拱手曰此公與日謂
我也當是時无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　國事
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
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
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召充　世廟實錄纂校應

天試務絀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留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官尋進詹事仍兼學士如故　上踐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與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經筵爲日講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沖幼聖質不世出公思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廣昏新民如澣衣不廣汙止至善如起家不廣遠是在於性與未發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

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愼用舍廣咨訪綏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上亦自重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他精鏐寶楮金符繡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以吏部仍日講修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留運司之苦節跡迂者州縣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未幾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既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奇窶食貧然公非事之不敢以厲行進叔氏得奇疾公不忍其狀也身輿之寢外而伻禱章夫

人與其婦居內嘗手疏籲之神願減算以代撫卹弟妹尤至伯氏之子尚賓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公教也公為人寬然長者然閎默不洩尤眘取舍絕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淩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邑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為壽公謝曰誤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祟耶胡不易器帛而贍族姻之饑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何公客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

都督死矣公設薄醑酹之呼其子釋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懽公捐數百金爲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則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强裁之至百金公又謝曰無巳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餽謝俱絕門故計亡之則購名書畫犀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雖無好耳好則何論金帛與書畫犀器異耶公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筭器衣無重綵門不納俗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友人朱泰家貧束親老

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公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爲之上狀於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有錢生者挾舊而徒步訪公於京至則病病發狂逆旅人走避之公爲徙置精舍躬粥藥死則周棺殮歸之鄉公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囷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爲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埋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日夙勤惕

厲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強守可强
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
養惠公之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公疾得之晨趨
請而更衣屈人之遂劇　上所遣慰使循強自力拜
乃顧謂伯氏曰書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甲科
宁近列如　國恩何惟生者勉之遂瞑允宜之舉鄉
舟皆魁其經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又能爲古文辭
贊曰吾闕之與君時來允相江陵公之上　帝鑑圖
說也筵公發之乃　世廟馮几之詔公所進於華亭
公者深矣養正聖功也其擧淇大幾也其二端皆自公

公用矣人乃以不竟用爲公惜者何也夫進善不自譽居功不自名公所以稱大人長者哉陶氏之舉實有被天下未央者有以也

陶公大臨

維風編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嘗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語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今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覩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

出京由京派越已自越還　朝報　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氓鶉衣蔑體之黎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趾跋淖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釋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為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定宇趙公用賢行狀

瞿汝稷

公諱用賢字汝師別號定宇其先世爲宋宗室簡國公諱仲談簡國生朝請大夫諱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十傳諱實者贅於常熟錢氏遂家常熟實生玭玭生某舉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廣東布政司參議娶蕃恭人無出公乃張恭人出也公生而魁岸超朗甫五齡日記數百言稍長從參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從參議公入粵粵者多祟公所止祟絕跡於是始奇之嘉靖庚戌補博

王弟子年十六而偘偘若老成覃精六秇淹獵百氏凡今古名賢康濟之蹟悉湛涵於胸臆矣戊午先文懿與應天試寔舉公恭讓公素抗直里人有怨之者比没乘公侍婢暴疾亡遂巧設緝緻欲中公危法直指使及臬司頗爲昡遠甚急會郡侯緒雲李公力爲白事遂解辛未舉進士應館試居首授翰林院檢討丙子纂修會典丁丑分典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公太息曰子我欲短喪仲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可爲斯世綱常惜亦甞爲相臣進退惜矣而是時彗出西南長竟天公遂上疏

諭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
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其
機幽渺而寔提於桴鼓是不可不愼也頃自天文示
異彗出山南　皇上兢惕不遑下勑臣工同加省懼
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
畢然具矣然臣猶以爲未擧其大也頃者輔臣張居
正以父憂請歸而　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輪
誠寫哀情淚竭盡而猶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託之重係社稷安危之
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

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法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弊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必有抱恨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錫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奔情尚未有不

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叅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　陛下若垂愍輔臣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　先朝故事特勅

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　闕如是則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兼盡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　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　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逐影附聲背公論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

辦和乎臣以爲此人紀之所樹植 國是之所以定者 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 廷之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亦願 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 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邪委之事以稽其才識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才有如輔臣者以稱 陛下之任使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議臣愚敢昧死以聞時翰林院編修吳公中行刑部

員外郎艾公穆主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奪喪非是初　上在沖齡江陵翊贊頗著聲望而其人寔枝刻以智馭一世席寵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禎劉公臺嘗窺其微具章糾之悉奉　旨杖戍劉竟爲所賊殺巨璫馮保便給善計數　仁聖　慈聖皆脅倚之保自謂有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　朝廷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攝之名而握其勢人莫敢迕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薦紳皆分庭抗禮奔走爵與七者跡轂恒丙夜不絕何論江陵其聞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

株也四公疏上同日杖杖於朝公與編修杖六十削藉

而刑部杖八十戍時進士鄒公元標號哭於旁翼日

御疏論江陵且申救四公旋奉 旨杖百戍蓋五公

之名一日而燁寰宇雖芻牧笄幃靡不敬慕公歸江

陵側目未解直指莅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洶

洶甚公聞曰吾得從萇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冥搜

經史匡坐笑詠澹若無聞既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

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

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是年臘以言官

累薦起官癸未夏六月歷右春坊右贊善時凡江陵

所推阮諸君子皆被徵列交戟鋭意反江陵故政期一旦而湔滌之爲快乃異議者明以朋黨攻公於是上疏乞歸且極言朋黨之禍乃漢宋之季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世所宜有引去甚決不允頃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　冊封鄭府繁昌王事竣至儀眞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之擢引疾乞假部寢其奏促行乙酉春赴　闕丙戌再分典會試旋纂修　玉牒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公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稍稍於父老稍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隷部額豪胥伏蠹有不可勝

言者至是闡樵李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十七責夜條陳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弊三曰議征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斂之期十三曰議徑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抵疏上格於衆咻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秋主武試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兼詹事府少詹事大典成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既涖南廱惓惓以四維厲諸生

日士不敦彝常卽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繪虎無濟於實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第有寸長靡不採擢規繩一以身先士子黠驁者范于嚴而不敢肆進修者樂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畢爲營修葢煥乎其易觀聽矣諸史籍之剝蝕湮晦者務求善刻詳爲更正故南少宗伯黃公觀死靖難其廟圮公爲修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戊子巳丑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益乞早定　儲位有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毋令

覲　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尋草疏同宗伯王
公弘誨請早教元子不報辛卯移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再引疾乞歸　不允壬辰蒞任教習庶吉
士聞有並封　皇長子　皇次子議即上書極陳其
不可疏寢不報癸巳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甫履
任會監生吳鎭以絕婚事訐奏而戶部郎鄭某楊某御
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婁人吳之彥當江陵
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
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
婭而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數言之所

屢屈尊數造𨗳公公嘗過吳吳坐鎭於其第下曰吾
子也不當與婿齒及其拔閩公訊行日欲祖於道旣
亦期公操舟候之吳僞託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信
乃返而求允幣爲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嘗
絕吳受書與幣快甚事在辛巳及是越十三夕　夫人
言鎭不爭於未嫁之先突爭於抱子之後寔秉公之
閫而肆其毒然公遂不能安其位矣公自壬午起官
至是乞休之疏凡十二上歸槖中第餘百金聞島夷
內訌公倡議修城卽捐以助役杜關謝將迎日事拔
閱乙未春某將赴黃過公公語某欲撰次三吳文獻

志　國朝典章因葦錄畢此而後謝筆硯然公已病
衰甚丙申三月適奴輩有悖叛者病遽作遂不起傷
哉公爲人剛直好義凡事關　君國持議必依於正
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頹頻疾覗而不
爲變率以爲常壬辰之春余迓公於東郊謂公此來
願少遜以避機阱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
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
忠乎其在親戚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
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
公者以此而嘗公者亦以此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

禮部尚書盛公訥神道碑　　王家屏

少宰潼關盛公以翰學侍　上講幄兼副正史總裁値母喪解官歸踰年感積哀而病以萬曆乙未卒於里第訃聞　上悼念講讀之勞詔所司加祭一壇給水衡錢營葬贈官禮部尚書廕一子國子生並異數也公諱訥字敏叔號鳳岡其先鳳陽定遠人六世祖聚杖策從　高皇帝行軍有功領元帥事用敢戰歿於陣子瑄補燕山護衛旗校從　文皇帝討乃卜花以靖難功陞府軍衛指揮同知永樂二年徙潼關

衛家焉璮生斌斌生珍以功陞世指揮使珍生鑑功
陞都指揮僉事鑑生德是為公父以公貴累進昭武
上輕車都尉初配彭贈淑人生子愈謙南京前府署
都督僉事愈謙武舉官繼配劉氏封太淑人寔生公
公方娠有異兆都尉公喜曰天其有意振吾宗俾以
儒顯乎已而公生娟秀聰穎八歲即能屬文年十四
補衛學弟子員闔鄉先生馬文莊公講業華山之青
柯坪負笈往從之遊文莊公見而器之欲使學先秦
兩漢之文遂以弱冠舉壬子省試聲譽藉甚顧屢上
春官不第仍即青柯坪下帷發憤前後幾二十年以

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人謂不愧文莊公弟子焉癸酉授翰林編修值大慶覃恩都尉公得進階昭毅乞歸省墓武弁以爲榮乙亥還京教中貴人書明年充會典纂修官丁丑　世廟實錄成以參對勞賜白金文綺戊寅奉命册封蜀藩庚辰分校禮闈士辛巳充起居館編纂官管理文官誥勑癸未陞侍講請假奉母還里踰年復職丙戌春再分校禮闈其秋充武舉會試主考當遷官論以避父諱就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校刋十三經註疏是年復迎母如京丁亥補經筵講官會典成陞俸一級已陞右春坊右庶

子兼侍讀充纂修玉牒官戊子主順天鄉試尋轉左
署翰林院篆以滿績授奉議大夫而都尉公得進階
昭武兩母贈封皆淑人庚寅冬陞國子監祭酒尋轉
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補日講官辛卯陞詹事
署翰篆壬辰春副大學士陳公爲會試主考秋陞禮
部右侍郎兼攝詹翰事癸巳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
故甲午充正史副總裁無何丁母艱　上賜之祭葬
如例將行復賚以道里費命乘傳去行未數舍配楊
宜人又卒歸竟以哀毀傷哉公天性仁孝自爲童子
時一草木萌櫱不忍殘年十七洛南盜起都尉公率

撫劉捕力戰遇害公誓不與賊俱生叩請當道發兵殲賊號泣累日勺水不入口當道憐之爲發卒捕賊賊衆就擒乃已劉太淑人嚴稍不色喜輒率婦子伏地叩請過所以婉解之百端病則籲天斮以身代歿而匍匐苫凷間卽病不更其處也都尉公所遺產僅取饘粥之田若干畝餘悉推以讓二兄與人處色溫氣和胷無崖岸而中確然有執恥隨俗俯仰其取予致嚴一介而睦族敦舊惟恐不周若撫舅氏遺孤全闞尸侯世爵施恩不報並人所難在翰林湛靜寡交特究心當時之務自國家典章以及星曆堪輿諸書

靡不綜覽有得輙録以成帙所輯有玉堂日紀聞見漫録經書發紀各若干卷歷任詹翰有考應制代言有編著作爛焉甚富其在講筵務積誠儲悃感悟聖聡而進止有儀不失尺寸　上每改容聽焉造士國學首教人收攝此心隨處體驗謂方寸一定百事可爲次教以治事明經歌詩習字因材陶冶人謂有涇野先生之遺風焉歷典試事矢心公明至窮日夜之力品題甲乙所收士彬彬稱盛戊子徹棘同事者横被誣詆公獨不染於詞北佐銓曹與太宰餘姚陳公共圖杜請謁塞邪枉之竇郎公子以達監滿撥歷亦

從衆探筴於堂人以是益服其公封倭之議聚訟盈庭公抗言倭不退而求款恐非情實宜控守要害調度兵糧爲自治計虛内事外舍巳耘人未見其便衆以爲石畫嗟乎世特患無深識遠慮之臣爲國家决疑定難銷禍於未形耳以公粹白之衷虛明之識使得謨謀密勿大猷可計日而升而不及相以殁人之云亡此君子所以痛心於殄瘁也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貞

復楊公起元傳

鄒元標

公名起元字貞復學者尊爲復所先生廣東歸善人也曾祖天禨號木齋父傳芬號肖齋皆以一經爲名諸生而肖齋公又從湛宗伯遊公自幼聞正學言動舉止咸莊重不苟十五補諸生二十一而魁于鄉三十一而成進士入讀中秘書當公中省試之年會有詔釐正文體獨公文勃萃理窟海宇旣爭傳頌之而計偕不偶讀書白門省若而年然於諸儒學肯枘鑿不相入忽市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語胷中豁然詰曰

公何所得此曰吾師近溪羅子公遂與黎聯榻者半年不忍別明年成進士偶羅先生以齋捧至遂稟學焉時江陵禁嚴凡譚名理士一槩擯斥有欲中人者曰此道學先生公不難北面先生其勇可知言官疏擊羅先生歸而公踰年拜編修久而思曰吾師且老不覩承謦欬將身謗我師乎因奉 冊封迂道訪羅先生從姑山房公嘗語予曰吾坐師春風師未語予未嘗問惟覩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即唐虞太和景象予終身不能忘會有善肖像者肖先生像于室出入必奉以偕晨夕有事必稟命而行以此學

化于鄉鄉從遊者衆具載黎子來粵記巳之南都之
鳳陽鳳陽諸人士請公登壇公語曰窮而道明惟我
孔子達而道行惟我　高祖　高祖以斯道重造乾
坤而乾坤沐浴于光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
高祖所以爲大也取祖訓重譯其旨舊都人不忍別
公南中紛近溪先生祠諸稟學者衆獨新安爲盛公
沒後子以公影響寥寥近秣陵紀聞出而知公火傳
無盡矣時倡道南中有浙中敬菴許公許昔守盱江
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無疑於公衆以兩先生議
矛盾從中掊擊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公蓋數與

試典成均爲少宗伯爲少宰皆所至以學與人薰陶
少宗伯時覲時政日非疏以學進　上曰臣得之父
師者如此具全集中蓋公學直窺性宗一切支離影
響之弊剗削無餘知道者望公而意也消不知道者
以公無岸异亦終不能窺公之淺深也至于疑公者
謂其徒廣而不精日用與庸衆同情不知與衆同情
此公之大處世儒妄自藩籬與衆隔閡正公閔而欲
拯援者豈足知公哉公所著有孝經識仁編證學編
存笥稿皆一稟旴江宗傳居家立朝孝友誠敬溫溫
恭人惟德之隅公有焉而惜乎天不慭遺使海內覲

眞儒之效則信乎斯道益孤矣元標雖與公同年然同朝兩不相値惟庚寅與公聯榻數宵公兩過文江聚講龍華者亦不數日然兩人脈脈心期亦如先生之與旴江期在無言之表者故時恩公恐千載後無能窺公萬一敬爲之傳　論曰五嶺自新會開斯道之傳增城繼之及公起而不永年然由旴江而直接新會以近遡孔孟嫡傳者舍公誰屬昔人云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信哉或者以公尊師竊議其跡不知公之尊師非當仁不讓不能如是之勇然公非尊師也尊道也嗚呼非身有諸已誰復知在三之

謂此難與庸衆人道也

吏部郎中趙公敏傳

公諱敏字子聰汝陽人也大父好德洪武間官至吏部尚書嘗召與四輔官內黃何顯周等內殿坐論治道　上悅命畫工圖其像又賜衣一襲及誥命以示褒異父毅永樂初以薦授工科都給事中累遷工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奉使交趾卒於途敏少英毅善屬文復工書翰同儕皆以爲弗及年二十餘舉於鄉授兵部主事正統九年夷酋思仁據麓川以叛

上遣兵部尚書王驥率京營及四省軍往征敏預參謀事寧轉吏部郎中十四年秋也先入寇中人王

振勸　上親征敏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諫止不
聽敏遂扈從出居庸關八月十四日師次宣府虜報
踵至兵部尚書鄺埜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
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埜請戰又不許
會日暮風沙起虜四面集矢下如雨須臾師覆及風
止不知車駕所在衆欲歸敏曰昔嵇紹蕩陰之事諸
君獨不聞邪君有難臣當誓死以赴乃易服躍馬而
北陷于陣死焉景泰元年贈泰直大夫廕子遵爲國
子生

論曰初　睿皇北征子聰以爲不可何其明
也及遇土木之難挺身而死又何其勇也旣明且勇

假令統六師秉鈞軸其殲醜虜揚國威無難者然名位卑微竟死弗濟悲夫悲夫

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西冶王公鑾墓志銘

陳沂

公寢疾時二子皆以應試去側沂往問之公曰死矣子爲我殮子銘我墓中沂曰噫方公之疏止 武皇南巡也沂嘗言之矣公之父靜省翁年方八十萬一逢 上不測之怒不能不遺翁憂今卒以杖死矣公曰業已爲臣不能兩全頃之疾革沂坐捐右起觀易簀沐浴衾衣具而殮之將以死諫事上聞於朝以徵恤典而入仕始末及疏草倉卒不可得須其二子至而爲之踰月長子適至哭向余請卜日賫歸卜月

以葬沂曰銘書受命矣謹叙公之事公諱鑒字汝和幼讀書於谷城山因以西谷爲號先世吳江人 國初以右室實京師隷籍錦衣衛祖諱信號滄菴隱德不仕父諱潤卽靜省翁雖不仕而以厚德兼文史推重閭里一時縉紳大夫士雅與遊好修偉豁達年七八十時如强壯人封承德郎文選主事加封奉直大夫考功員外郎母闞贈安人加贈宜人繼母楊贈宜人吳封安人公未冠充應天弟子員卽以文行稱御史來試事輒拔第一凡八試不見收歲當貢於禮部京兆尹曰連抱之梓不爲托處之廬厚餞之京及會

有原治上下篇

試天下士千數百人文卷下內閣無與並者大宗伯遂令南國學以就試且曰此行必售毋庸慮也及入國學試六館諸生亦無與並者祭酒石公曰毓豈囊所居今且脫而出矣是年庚午果舉應天鄉貢明年辛未連舉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遂菴楊公急於知人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尚爾多事公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上下篇大旨謂今之盜賊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令非人監司惟利於趨承撫按不覈於實效而恤民弭盜之方至悉且切至於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敎數

化嚴貪墨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即補文選主事術例必他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太宰蓋急於用賢云公居文選秉公持正不輕交一人不輕與一人言而人亦無所望進稽勳員外尋改考功當天下百司大計日覈察惴惴自矢曰進退淑慝不明惟我罪敢於欺乎進驗封郎中夙夜益慮罔略微細私第日責吏於門以自防鍵鐍貴戚大賈雖同里不納見亦不相答久而絕跡趨朝散衙障面於道有終未之識者歸則閉門課子左右圖書堂室閴寂若未仕者所著甚富有集藏於家公以奉直公高年屢欲請官於

南以便養奉直公不可乃今已矣鳥乎悲哉公少失母而育於楊楊之贈典限於制公泣請於　朝遂得贈鳥乎如公者真忠於　國孝於家者矣若夫爽忠之命　朝廷當重有所勸也公生於成化己丑六月三日卒於嘉靖壬午四月八日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釆先生憫學者溺于名
數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
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内而不知
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
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經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値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

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綈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寧齋更號六寗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隷假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

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

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

侯郎中一元墓誌

霍韜

吏部驗封郎中侯一元卒其友詹事霍韜爲之泫然曰嗚呼天不佑善人早奪侯子是故爲之誌其墓誌曰予於元年壬午守職方君補武庫予咨材或曰巡撫之材得如侯君者可也是時也君位未顯然而巳負天下之望矣予咨材於君君曰今之材如何粹夫不可投之閑也時粹夫猶以郡佐家居故云又曰關中之材如康子德涵如王子敬甫不可投之閑也予由是知關中諸君子君爲工部出理濟寧先是部官有事濟寧率權役錢取貨船苛縣查盜科罰通饋送

灘田征市宅專園圃較湖池以攫利於民君一切罷之清寧人由是至於今思君之德君爲生員從先公就貢京師人曰子肄於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遠離吾可以勿從也乎寧荒吾業毋寧離吾親也爲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關西步至於良鄉足盡𤻲人曰毋良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也乎至於慶都邑令高勤之力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爲兵部郤直驢隸之利先是守武庫者多取隸而利之金入君所司多五隸歲入五十金君曰利隸金則吾不能暴僚之失以徽名吾不忍歸其隸于公曰以藝圃云君子

由是稱君之廉爲吏部有戚里襲爵君曰鬧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於世世者也乃撫奏葦戚里侯伯者十八君子由是稱君之公而斷是皆知君之略也君瞻視不回言不疾行步安安不遽以翔未嘗暴怒失色於人氣肅而溫辭寡而直近之可親望之可敬蓋其養之於獨者醇深矣充其志直欲與天下賢傑共贊　明主致隆平君子之期之也亦曰侯君尚大用尚大有爲云惜也其止於斯也君始祖曰文昌家泰安文昌生義義生長長生器器生憲君之先公也奕世隱德始發於君惜也其止於

斯也

吏部郎中林東城春墓志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儇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萌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與室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權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祗故不爲要眇浮潤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

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

貰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輒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於匪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得拜示自尊重而

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翹翹相猜抵君色
温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
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
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
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
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
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
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
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
甞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

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搢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愊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病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晝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

刑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縣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謫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

淮淮守葉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
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勳
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
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
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
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
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牽掣或不能
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
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
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

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
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
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遵點
衆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
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共間困甚瘁居無
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
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習予欲手足意懇惻聞者
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
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

吏部文選司郎中受甫王君與齡行狀

趙時春

王君諱與齡字曰受甫余故呼壽夫世為平陽府鄉寧縣人父爵自彰德府通判擢知薊州其大父文以處士封贈如子秩通判君之母李氏封安人正德戊辰孟秋李夢有蛟龍蟠巨樹是月之五日生君幼穎重不狎羣童九歲與兄培齡從安陽崔後渠先生學咸見器重嘉靖乙酉延夫領鄉薦與余邂逅澶淵始聞君學行戊子君亦薦於山西己丑昆弟咸登進士延夫尋卒余方為刑部郎得交君及羅達夫唐應德

推爲天下士悅其必不與衆俯仰辛卯授蘇州府推
官以少年佐劇郡獄訟咸平無滯官有憤人盜鏡者
嚴掠之君詗盜甚微不足治且近誣姑俟之竟獲眞
盜生前究者海寇董氏聚衆攻殺大姓顏氏之族或
支解之君竟捕伏法而散其衆蘇之善者愛君而不
善者畏之甲午擢戶部湖廣司主事以廉能不援調
吏部驗封司主事更考功文選丙申遷稽勳員外郎
郊祀推　恩爵封如君官李封太宜人丁酉歸省封
君乃卒君得奉終執喪庚子終喪復官與羅子唐子
洎余會東郭鄒先生今少師徐公論學禁闥衆論歸

之壬寅晉文選郎中以用天下人才爲巳任上疏條
故事請抑奔競清仕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君
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繩僥倖絕請謁當
州訓導諸富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貧
子者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
上吏代君延見訪問吏治民瘼衆莫敢望子才由是
顯於員外浙人鄭公曉主事愉次周君鈇廣人李君
義壯子遐貪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
子巳漸盜大柄甲倚省郎公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
君峻拒之其來益嘖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

縣同報罷鄭周李咸外謫銓部自此喪氣吏治貪黷
日甚計貲得官計日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
君歸平陽角巾躬稼圃怡然自得仇者媒孽萬端竟
無可乘二十餘年壯顏俱衰甲子復周幸際 聖明
除誅民蠹而八月達夫告終冬至二九之七日君自
顧泥丸上神出乃筆之備云遂卒嗚呼姦逆伏辜衆
方屬望壽夫達夫乃皆先余而逝余之悲嘆豈獨傷
交親也哉

吏部稽勳郎中卜君大順墓志銘　鄭曉

嘉靖辛酉正月庚辰篮泉卜君卒於京邸又明年癸亥十一月乙酉葬思賢鄉良字圩新阡乃兄益泉太守持錢秋官狀問銘於余余與君同朝五年每過余必質經証咨政典言不及私曾謂君遂至此哉按狀君諱大順字信夫篮泉其別號也上世居嘉興宣德中析秀水高祖璿曾祖顒祖周皆力田種德考國子生宗洛樸厚善教子三子相繼登進士一授王官以長子官加贈刑部員外郎母賀氏進封太宜人君初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仰嗜學兄弟交相師友博識

經史爲文典麗有思致質素清癯骨相顧堅聳志能
帥氣丰儀秀朗服父喪如禮事母孝愛懇至宗族鄉
黨曲爲周䘏訓誡子姪必曰詩書耕織吾家世業也
姊氏早寡尤矜念之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
初令當塗當塗南畿壯邑去都近富賈聚集善附麗
徭賦病細民又巡按御史所駐節江南北水陸孔道
館候無虛日勞費百倍旁邑民大困君潔廉尚簡約
盡罷諸冗費廩庖舟車夫隸悉裁澗狹均其勞逸而
日省閱之實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
斷案無累牘獄無宿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御史大

夫御史交薦三歲二十餘章故事吏部之屬十有四人省必一人丙辰正月兩浙擬用君貲家字展寧古冲李公定議余時爲吏侍與聞之俄李公去位余出理戎政君自刑部主事改稽勳歷四司主事員外郎稽勳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決與否類析爲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搖奪尤留意人材詢訪周密揚善隱過務存平恕寡交游謝賓會却問遺卓然樹立不屑逐時下上考功員外郎帳政 制詞有克承家學競爽聯芳秉公持愼甄量精明之褒比抱貞疾數請告册刪之不宜君貴得其歡心以故竟不可

起長歎曰傷哉吾母見不孝矣善頻聞之咸傳悽盡
君生正德庚辰十二月辛卯年僅四十有二元配錢
氏贈安人繼室顧氏封安人子男二長自郁聘余長
子之女次自邠未聘女三俱顧出長字陸職方子基
誠次項主客子特亨次未字銘曰嗷嗷君子志在修
著文以行者才以學成孝友端潔洵敏粹貞豈惟省
爲尉爲國楨百里可寄三銓是平愛留崇芾譽猶水
清陳書展圖左規右繩圭璧外霽淵回內凝彌留不
亂臨深履氷謂天蓋高殲我良朋勒此銘辭貽爾玄
孫仁必有後繼序其承之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王君叙祥墓表

皇甫汸

君諱叙祥字祿之系出大原晉末從閩之福清至八世祖仲舉贈奉議郎始遷吳之常州生頻仕宋爲著作郎終中大夫生敏精於醫生觀能世其業即君之父也于孫守其方書往往全活人吳中稱醫家者流必首王氏云君生而器雅童烏之齡即能屬文遷充縣學弟子員文恪王公一見奇之曰吾宗千里駒殆此子矣時文待詔蔡孔目尚在諸生中引爲忘年交既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先帝疑政府私樹黨

季部恐罷之乃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少宰徐文敏公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署文選員外遷正郎缺期月不拜請君明慎銓藻咸當其人力足稱也時太宰為婺源汪公鋐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壞君每與忤將中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便北土乞歸侍養而忘其有兄不得輒引是例 命下予告仍勑按院覈之遂出貶眞定尉棄不拜時鄰子沛王于慎中任子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為伍君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鄒陽人朝見嫉之言固不驗耶後周恭肅公故吏部少宰也再 召入京謂汪

曰公不足王子者奚故汪曰本部左遷非止一人彼獨薄尉者非矯耶周笑曰公謬矣員外初以母不便於北土眞定去京師纔數百里獨能安耶既以母老乞歸今可捨之而身自之官耶江浙間寧無散郡可迎養者乎公領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復仕矣亡何太安人背養居喪敦禮杜門却掃委懷圖史絶戀紛華既無塵網之嬰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郭外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爲吏部郎也胡安人亦特徃儘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龍公將婿以遊向徃失之緜上今幸得之鹿門矣撫按諸

司交相推薦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爲歐寧李公默
巳丑房考也素重君諷御史特疏舉君又移書所司
爲趣駕終不赴君既不出而李公竟坐讒死世益賢
智君矣　今上嗣位簡用　先帝舊臣君業巳補尉
大名至是超拜南京文選主事地近而易即僉謂由
此可立致崇顯君稱疾堅不就衆爲惜之而陸君由
南儀曹起僕遷尚寶君殆有見也郡守永年蔡公甫
下車首書清德表其里枉駕造其廬坐床第閒相勞
苦君口不能語咄咄書空稽首作謝狀里中嗟歎謂
賢哉蔡侯也越明年戊辰九月九日卒君爲詩沖澹

而不尚綺靡文亦典雅有則書倣晉人不墜右軍大令之風寄興丹青追工摩詰之技篆籀八體並臻妙品晚抱書癖手自抄錄無間寒暑讎校魯豕畧無脫誤雖大亮之百卷繕寫子孫之三篋刊亡畧過焉今張燕公陸放翁曾南豐三集南唐書野客叢書于澤猶存所纂郡學志并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君性整潔不爲苟簡室中器物置必有恒所衣服巾屨雖敝無點膩可濺足跡未嘗入公府有以事干請者拒其風槩不復敢言客有詆人短者以他語亂之慙色而去

司勳氏曰若王員外者表署於鄭鄉稽評於月旦勤
有道之碑展季子之墓易名斷謚其在陶趙閒平大夫
晉君者年完君者天夷清而聖潔節而賢嗚呼先生
之清節足以起懦激廉矣靈巖之境橫山之巔白楊
蕭蕭發起新阡灼灼桃隝夫人從焉舊戢樹烈後其
考楠

吏部員外郎左君思忠墓誌銘

吾友左長臣名思忠別號石阜先生長安人也先祖名繼先始遷耀州曾祖春生祖進號松軒進生父經號溹涯登某年進士官至湖廣僉事配宋氏封安人生長臣長臣生而神來秀異炯日豐頤色如紫電形如野鶴天性孝友有覽輒記二歲時宋安人偶思韭石阜即匍匐園中手持韭向安人與之安人甚驚異因知其將來能孝云一日松軒公攜石阜向市城遊見有貨桃棗者松軒公欲爲易之而石阜曰祖嘗教我勿戲奈何復索此乎松軒公大奇之乃知其爲非

常兒也以此稍訓以義理即能解義理訓以書傳即能解書傳及長訓以爲文其爲文果異於他爲文正德壬申維揚朱凌溪先生督學關中選拔才俊讀書院書而石臯首與選與余同遊書院余見其才行過他才俊遂與之遊而石臯子遂與余友也勉德勗業勵行規過未始一日離癸酉同舉於鄉方鄉試時余與石臯同宿於場屋僦舍中比入二場余約就僦舍石臯堅不肯就曰我初場文字失實不修知不中余令讀其文甚佳且修遂拉之就比三場罷凌溪先生問余曰詩經知誰中余以石臯子對凌溪即與石臯

寫其文見之驚嘆曰左子必高第旣而果第是時石
皐聲名巳勃勃然著矣比同會試都下余以速中就
選而石皐以文滌涯公官大理遂入監以詩文誦信
陽何大復先生何大奇之遂納爲詩友而所交又皆
一時文人才士丁丑又不第歸關中巳卯余以比部
亦謝病歸是時石皐讀書鑑山壬午冬余訪石皐於
鑑山與之登五臺入孫思邈洞出而坐盤石持古松
枝扣怪巨石而歌歌旣闋皆各有詩明日余歸省石
皐亦北上次年癸未石皐登進士第拜萊陽知縣萊
陽僻處海濱民素悍難治里胥多爲奸差賦任意低

昂石阜先剗其奸僞平其低昂民甚悅既而招其流
亡撫其困窮民有田弗能種者給其牛種是以田畝
丞所關關沿海婦女不着中衣久弗能變石阜力爲
禁諭以變其俗且大開中國之化俾之讀書明禮一
切背義傷道者悉剪革弗存海人自是知回俗向道
矣又雅好文學樂於訓廸生員趙文耀登進士第賓
石阜子教諭之力以至他多成就者罔不念石阜子
爲嘗委修海城辭賞推勞三年賢能獨超聲譽遠播
擢授文章掄薦陞南京戶部主事便道之家省漆涯
公是時漆涯公疾作矣石阜子心欲事漆涯公不之

任而漆涯公強逼之行石阜于不得已行暨抵任以
憂漆涯公成疾乃具疏乞養　上允東裝且行而漆
涯公訃音至石阜于悲淒哀毀幾弗能生遂徒步歸
關中守制三載行不踰禮服闋除北戶部在部能勵
弊振規避阻權勢請託不行門無私謁案無滯牘晉
餉榆林不侵羨餘無何調吏部考功主事無何陞稽
勳員外郎無何轉驗封能甄拔才能別白淑慝其所
掄薦皆文法知名之士無何承祖妣馬太夫人重歸
其年夙疾作遂卒得年纔四十五耳嗚呼惜哉其為
詩為文皆典實古雅可誦可傳有數十卷藏於家

稽勳司署員外郎葛君士亨狀　　弟士和

君姓葛氏諱士亨字思通號希菴其先世居濠梁自濠梁避亂徙居義興至君爲七世其詳在先君狀中君自少悃愊無華貌若魯鈍口咄咄如不能言然胸有一二處見奇故人無知者獨吾父吾母識之曰此子有實地不發露後必昌吾家比長益自韜晦隨待先君刻苦讀書每至疑難輒有心得年十四父執試之以一時論大驚曰何意賢郎乃能至是遂稍稍見知然徒以一論故人亦未之奇也君於聲聞毀譽一切不問惟沉潛經史性理究心務學如是者數年二

十二歲爲邑庠生明歲餼廪皆首諸士時同儕數輩衆所指爲聰明才辯名爲籍甚會聚間每以談鋒相壓而君簡默如故謙下逾甚已有十能其自視之如一無所能人有一能其推讓之若瞠乎其不可及間人有譽言則曰我何所能其許我過當間人有毀言則曰我實不能其名我固當盡其欵諸已而讓諸人也非徒外取謙遜之名其中心以爲實然凡所交遊未嘗一失口於人及與人較量淺深人或加以橫逆則笑而受之意無少忤其爲人謀竭盡底蘊有甚於其爲已者其對人言不設城府必如其所自言者以

故鄉曲奮然稱之邑弟子員同志者恱之雖非同志罔不得其懽心自是府縣校士必以君爲首朋輩私擬甲子亦始推君而君謙謙然不敢居如故丁酉登應天鄉試辛丑中禮部第四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改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署稽勳員外郎事君自進士歷兩部僚處同寅恭謹一如其處諸生時同寅之相得亦如諸生之於君也君與人雖樂易而臨事持正不失尺寸推其質實奮然敢當不辭繁劇不擇便易其在戶部監崇文商稅收太倉糧儲復出解宣大邊金後領敕監浙江兊崇文爲京師要門四方商

人以横其家豬倚托權勢欺隱稅課攘攫為姦有東千戶者居市東藏匿商貨君詗得之一日晨起策馬之東市中發詰之呈部寘諸法豪猾帖帖人以為均太倉公署尚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君邸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署獨下乘轡卸衣冠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為常無少倦會其歲役大同值達虜入寇烽火不絕或謂君宜少須君曰軍興亟乏吾當亟往且臣職則然安所避難今　朝廷命我以軍國事卽行矣先是軍甲有兌換粟粟易他方價省者納太倉君覺察之重其罰由

是監兌嘉湖始欲治以嚴又人有干請者君執不可讒謗諠譁略不爲動亦不出一言以辨御史舒公審睹其所爲無絲毫漸染捕治造言生事者以洗心跡聡然尚書王公以爲能復差往監臨清稅未及履任改吏部主事君以吏部職當清要愈檢益謹君雅志澹泊聲利恬於進取其改吏部特爲衆與非其望也平生自在邑庠至爲官隨其所遇輒能安之無出位之思在邑庠十三年再舉見黜無幾微不平色鄉舉初以奇官策試犯　上忌諸士不許應制禁錮方嚴輒戚爲君太息君曰吾非才得進幸也其見棄於朋

時我不幸也分也及舉進士第選戶部主事曰晉樂才
遷分節此終身所甘心焉尚何望哉君每一進職愈
覩君才當其位常有餘而君謙謙然不敢居較進士
與爲庠生時無少奢放丙午丁父古齋翁艱歸病卒

前吏部主事廣東行省員外郎楊公卓傳

楊士奇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爲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敎授學者府君旣傳其家學兩永豐劉于先生遂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盡於書無所不通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外郎歲中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爲禮部主事數月

誣殺人獄

攺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豐厲儼然人望而敬之家貧清修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爲政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參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君列之庭下覘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

杭兄弟爭田訟

汝也卽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卽不能亂況殺之乎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決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決類此所歷官皆繁劇躬勤盬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輒閉戶秉燭讀書率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室

日退菴杜門却掃惟經籍研覃自娛足跡勤罕決不出戶限嚴交處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數人獨與從兄升民羅性子理鄧尚崇志契合甚篤世稱楊羅鄧初借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哉後羅先生爲德安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冰蘖之操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府君有氷淸玉潔之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者嘗法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吏部驗封司主事鄧林傳

黃佐

鄧林字士齊新會人能爲古文章洪武丙子以明經中鄉選歷貫縣南昌教諭遷吏部驗封稽勳二司主事晚坐事謫居杭州學士大夫多從之遊林嘗自謂其學詩于陶韋李杜學文于史漢韓柳學書于晉唐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和煦兮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惆悵而歔欷思抑鬱其若緘兮言可結而詒詒閟深閨而婚嘿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願有家兮及燕婉于良時時與願而兩睽兮豈予德之有虧以保傅之愛助

兮寧舞非而無儀拼貞慎以爲彎兮飾禮義以爲蓋
陳女圖以爲鏡兮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妓服兮
矧自揚其蛾眉吾有此姱節兮諒君子之攸宜申予
好以玄縹兮亦既差穀而語綢指柳昏以爲期兮胡
申旦而改違德無虧而見擇兮俛顧懷而靜思豈導
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綷縩兮非褰
修所能媒感摽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
之匪斧兮愬相鼠之貽譏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
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滋心昧昧
而莫喻兮假筳篿以決疑靈氛告予以吉兮曰貞固

兮可持羨佳期之非與兮孰求美而狎茲節余情而不傷兮聊婆娑而媛媛步逍遙而容與兮玩衆芳于既陛崇蘭光乎光風兮竟芳菲而襲衣服中椒與若過兮詢猗荷與江蘺差好修而有取兮終然充夫佩幃曳余日于遨遊兮望析也之微馳與芳菲之未歇兮及公子以同歸風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綿綿櫂斯惟蘧侪之故兮芳春永懷憮促嘆夫逝荼兮後宜于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附其詩文曰嶺南一代文人也自號逃庵所著有逃庵集

李主事厚傳　楊刑書

李君厚字執中出唐諸王孫後因廣明之亂避地居豫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曰以蕃遂姓其地君自幼性孝美姿容脩然孤特洪武中選補弟子員永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臨事決斷獄稱有聲時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君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眞有所毆也上疏請從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謫君安南掾君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　上邪至則與文人騷客觴詠不悔失

南人相謂曰金鍾大鏞混於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韻不同也三年　上感悟其言復召爲吏部主事人又相語曰金鍾大鏞列之東序矣未踰月復以言事不行乞歸以終先是君之赴召也僅五月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讃曰犯顏敢諍而不避難忠也不可則止而無怙祿之心義也李君於是有大臣之節矣一念之誠足以感君心而獲天理之報傳之以爲世勸宜哉

吏部主事羅虞臣　順德縣志

羅虞臣者大良人也字熙載穎悟絕人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劇難治虞臣至數守郡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善書吏數人於前口占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且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居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有文雅之風矣三載徵拜刑部主事改吏部與李開先任翰輩以文章氣節相高而虞臣尤剛腸疾惡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關先日熙載且見中於法矣會完平人劉東山偶上變

告張延齡姦連虞臣於是逮詣詔獄治虞臣乃從獄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主事提牢因劉東山私脫桎梏越監戲賭笞之所以示戒懲也後調吏部主事幾一年東山近挾奏延齡誣臣聽屬笞役臣常責治各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非大故止爲嗔其坐而不起獄囚摧折延齡尚衆豈止坐而不起者卽人人嗔之將不勝其屬矣　陛下不肯欺天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詿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測之淵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　先

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承
惟 先皇帝寵幸深恩賜賚茂法卒娶大修臣以延
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括髮交手足荷索關械
言不苦者特爲强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
以章其罪爲外家驕縱橫恣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
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 陛
下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得必爲臣等
首咎臣等之罪又安逃乎況延齡禁在庫房衆非臣
始夫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牢其在庫房已踰
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邦定去

刑其請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也身爲法官而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褻名器蔑瀆儀甚矣臣與邢寇孫同鄉平居未識因其病痊白尚書屏覽免押數日耳小人造飾欺誑激怒 聖朝加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圄勞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察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鐫除臣恐薄惡相媢傾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吏史遷下室嘆辱笞箠縲絏之恥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結髮從仕通籍薦紳乃爲小人所誣尚復

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頻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眞淆皆往昔之殷鑒非清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下御史府大夫王廷相當虞臣故纖重因黨結元惡杖五十褫職爲民虞臣旣歸就中山結草堂埼索置前圖牒陳後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覃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猶自謂過之也嘗言虛生不如營名義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都御史蔡經薦于朝未用卒年三十五所著有原子集　國朝自孫蕡以詩

起南海學士多宗之其文未嫻庚臣胸臆文上遡
漢下挹六朝環觀天下方駕作者且近淺學不務綜
覽剽竊聲律遽以詩鳴庚臣經史傳記靡不淹貫其
於禮學援據今古擬議尤確惜乎蚤卒所謂未見其
止也　論日龎中丞尚鵬讀庚臣上霍相公書未嘗
不掩卷嘆息也蓋重傷其志云王瀬達言庚臣豪宕
負氣不可近覩有養性求仁之意終日佗佗絕觴嘯
仔林壑路之間高堂邃宇固所願托足而地乎柰何
聚嘯嘯而太迫老子所以貴早服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終